

主 編 卞 甫

副 主 編 陳玉宇

明代基本史料叢刊·文集卷
(第二輯)

「洪武、建文朝」

二九

綫裝書局

遜志齋集卷之六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知府事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校刊
雜著

毀譽

一人之所好可以信其爲善人乎一人之所惡可以
信其爲非善人乎未可也一人易私也衆人之所好
可以信其賢乎衆人之所惡可以信其不賢乎亦未
可也衆人易誣也然則惡乎從其時之君子其爲人

也君子其是非也必明其去取也必當其爲言必可信而無阿一君子之所好惡不問可信其爲賢否也衆君子之所好惡不問亦可知其爲賢否也何者恒人有衆寡君子無衆寡也通齊國之人皆惡匡章孟子獨取之而齊人之言皆廢衆誣而孟子直也舉滕國之民皆信許行而孟子獨斥之而滕民皆以爲然衆私而孟子公也苟非君子雖衆不足信而況其寡乎苟爲君子雖寡不可忽而況其衆乎然則聽言之道亦可知也君子之守不可移也一人曰是可罪君子不信也必察焉稱人之善也亦然不惑於恒人之

毀譽故足以爲君子人毀而毀焉譽而譽焉於恒人也何擇嗚呼今之君子何其易於毀譽也不賢人也或告之曰某也賢則從而賢之果賢人也或告之曰某非賢則從而不賢之賢與否人也賢之否之者吾心也奚不以吾心賢否之而以毀譽之言爲賢否乎曷爲不思也恒人之毀人也有端其譽人也有由有忌而毀者五有忌其才而然者有忌其名軋已而然者有忌其位高不及而然者有忌其貴多不分而然者有忌其爲世所重而然者惡而毀者四惡其直諒不比也或毀之惡其正而不可以私動也或毀之惡

其賢而彰已之惡也或毀之惡其得君而不獲自肆也或毀之恒人之毀不出乎此者鮮矣出乎此而信之以行誅責焉行威怒焉則賢者遇禍而不賢者得志矣其譽人也有二利之而譽者四利其德已也利其賜已也利其勢可倚也利其名可銜也畏之而譽者六或卑而畏之或以其貴而畏之或以其臨而畏之其勢盛也或脅之其黨衆也或使之其名震也或讐之由是而譽非其本心也不察而信之慶賞因之而施爵祿因之而頒則不肖者愈熾矣鄰乎號道乎吠而從之者鷄犬也取於物而不求諸心斯其爲物

也焉有君子而可以毀譽動乎雖然以毀譽易心者
不知人者也以毀譽自變其行者不自知者也古之
君子信道也審而自知也明其中無缺萬人毀之所
疑當如也其中未至也萬人譽之確如也彼豈以外
作漠易內哉人知之也未嘗喜人之不知也未嘗愠其心
方師友乎聖賢而以百世爲旦暮蚋集而蛆散者於
我何哉嗚呼不以毀譽觀人者吾弗得見之矣能不
變屈於毀譽於道也其庶矣乎

鄉原

或曰鄉原奚謂德之賊也曰以其僞也奚爲其僞也

曰務同乎衆而不知道也。一鄉之中有善人焉有不善人焉。君子惟取乎善人而已。不善者雖強附以從不取也。怨怒以謗弗顧也。於善如是也。於不善如彼也。斯爲君子已矣。使善不善咸悅而無殊焉。寧知非不善人之徒哉。鄉原者欲人咸悅而不擇義理者也。欲人咸悅者鄉原之情也。君子不可以利悅。小人可以貨誘者天下之勢也。以其私情動天下之勢。必不可兼致而偏勝焉。則與鄉原合者必毀。君子不合乎汙者必惡。鄉原之人鄉原之不善於君子。則思所以濟排擯斥之。於是視君子如仇讐。而善人之類銷矣。

其賊德也孰大於是曰若是則盜也奚原乎曰以名則盜凶而原吉也以言其禍與其原也寧盜虎皮而虎質可倫也羊其外而虎其中不受其禍者鮮矣方大剗直者其內必疏通而不回詭倭而下人柔和而易喜者其險且戾莫測也故能餌人以甘言者必能中人以危法飾小謹以釣名者必能爲巨害以厲民以鄉原致位者胡廣也以鄉原竊國者王莽也無他由僞也

閔俗

何曾於晉非名相公孫五樓於南燕爲亂臣趙括於

趙氏爲敗子然括能讀父書傳五樓料劉裕用兵曾
知晉室將亂後世稱材智者有所不若也嗚呼豈特
賢者不如古哉

斥妄

君子之於衆人其生與死同惟生而有益於世死而
無愧於心者爲君子其不能然者爲衆人此其所由
異也使飲且食焉以養其生而於世無補雖有喬松
之壽猶無生也不能奉天之道盡人之性自致其身
於無過雖談笑而亡猶不得其死也古君子所以汲
汲若不及者未嘗以生死入其心惟脩其可以無媿

之道焉耳天之全以賦我者吾能全之而弗虧推之
俾明養之俾成擴而施之澤於天下後世於人之道
無所愧雖不幸而乖於天迂於人死於疾病患難何
害其爲君子哉不能盡人之道而欲善其死者此異
端之惑也異端之徒其立心行已固已大畔於君子
視倫理之失夷然以爲宜爾而不恠其身雖生其心
之亡已久矣而猶務乎不死或尸居以求其所謂性
命或餌金石服草木而庶幾乎坐化而立亡以預知
其死爲神以不困於疾病爲高彼旣以此夸眩於世
世之惑者又從而慕效之不知其所云性命者果何

道而預知不困者果何益耶孔子曰窮理盡性以至
於命斯聖賢所以爲教而人所當爲者也窮天下之
理而見之於躬行盡乎三綱六紀而達之於天道堯
舜禹湯周公孔子之所傳人之爲人不過學此而已
生者知此而後可生死者明此而後可死入乎此則
爲人出乎此則爲夷狄鳥獸不可毫髮去也異端者
果足以知此乎其所云性命者果不異於聖賢之所
云乎其去夷狄禽獸果遠乎皆不能然而惟緩死之
求審如其言能閱千載而不死與水石何異曾何足
以夸人而效之耶況其生死亦與恒人同其不爲疾

病所困而預知其死之期特寡慾清心使然耳不足以爲異也苟以隱几而死爲異則植物皆立枯苟以預知爲神則鳥有知死而哀鳴者此二物者亦足異耶故不能盡人道雖不死而無益盡人之道雖不得其死猶不死也記禮者稱孔子將終曳杖負手而歌聖人之於生死宜先知之然不若是其爲聖人也聖賢之於道不苟同於人於跡不苟異於俗道欲其同則枉已跡欲其異則駭世皆非聖人所爲也舍聖人不效而惟異端恠術之師幾何而不陷於夷狄鳥獸耶

啓惑

天地之生物有變有常儒者舉其常以示人而不語其變非不語其變也恐人惟變之求而流於惟妄則將棄其常而趨怪故存之而不言後世釋氏之徒出意欲使天下信已而愚舉世之人於是棄事之常者不言而惟取其怪變之說附飾其故以警動衆庶其意以爲此理之秘傳者人不及知而我始發之遇一物之異常輒張大而徵驗之欲稽其故則荒幻而無由欲棄其說則似是而可喜凡民之愚者皆信而尊之奉其術過於儒者之道而不悟此真可悲也夫運

行乎天地之間而生萬物者非二氣五行乎二氣五行精粗粹雜不同而受之者亦異自草木言之草木之形不能無別也自鳥獸言之鳥獸之形不能無別也自人言之人之形不能無相似也非二氣五行有心於異而爲之雖二氣五行亦莫知其何爲而各異也故人而具人之形者常也其或具人之形而不能以全或雜物之形而異常可怪此氣之變而然所謂非常者也非有他故而然也今佛氏之言以爲輪迴之事見無目者曰此其宿世嘗得其罪而然耳見罅唇掀鼻俯膂直躬者曰此其宿世有過而然耳見

其形或類於禽獸則曰此其宿世爲鳥獸而然耳不特言之又爲之書不特書之又謂地下設爲官府以主之詭證曲陳若有可信而終不可詰此恠妄之甚者也天地亦大矣其氣運行無窮道行其中亦無窮物之生亦絛絛不息今其言云然是天地之資有限而其氣有盡故必假旣死之物以爲再生之根尚烏足以爲天地哉譬之炊黍火然於下氣騰于上累晝夜而不息非以已騰之氣復歸于甑而爲始發之氣也苟人與物之魂魄輪轉而不窮則造物者不亦勞且煩乎非特事決不然亦理之必無者也且生物者

天地也其動靜之機惟天地能知之雖二氣五行設
於天地者不知之也使佛氏者即天地則可今其身
亦與人無異何以獨知而獨言之乎多見其好恠而
謬妄也今有二人其一人嘗遊萬里之外而談其所
見則人信之苟其身亦與我俱處于此而肆意妄言
則喪心狂惑人耳雖鄙夫小子亦知其妄且誕佛氏
務爲無稽之論正類乎此而人皆溺而信之豈皆不
若鄙夫小子之知乎何其迷而不知悟也悲夫

言命

方子灌蔬于圃客有言祿命之術者方子曰若欲知